

名家名笔

梦萦南望山

李培禹

重返南望山！远在海南的庆云、哈尔滨的天英，倒是最早到的，他们放下行李就加入到机场、车站迎接战友的队列中。我们来自北京、广州、上海、郑州等地的人，一再表示不要来接站，甚至干脆不告诉武汉战友自己的航班、车次，但当我们走出出站口的那一刻，还是一眼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：老莫、小芳都来了。大家一一相拥，来自广州的女高音林子说，嗨，不就是拥抱嘛，不在乎提前这一会儿吧？幽默的老莫说，熬了三年了，多抱一会儿是一会儿。周围的乘客也羡慕地看着这动人的情景。来自郑州的作家、导演阿来一边抢镜一边“画外音”：“这，就是我们近半个世纪的战友亲情！”

当晚聚餐，可想一番何等热闹的景象啊！当夜无眠。

翌日清晨，大客车上欢声笑语不断，我们向着南望山进发。穿过美丽的东湖，驶入熟悉的林荫道，回忆的浪潮涌起：看，我们当年就是在那片农田帮老乡割麦子；瞧啊，这条弯曲的山路是我们野营拉练走过的；几十年了，战士的第二故乡更美啦！

近了，近了，大客车驶入了南望山美丽的军营。如今驻扎在此的部队某部王副政委热情地迎上前来。他说，我代表全体官兵欢迎南望山的前辈战友们重回部队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南望山在，咱们部队的优良传统就在！让战友们欣喜的是，南望山营区虽然几经修缮，当年的文工团主楼、排练厅、剧场，尤其是宿舍楼，大的格局未变，只是变得更好看了。陪同我们的政治处刘干事，手里举着一大串钥匙，还有人记得你当年住在哪个房间吗？走，咱们看看去！“哇——！”战友们一片欢呼。所有人都记得自己住过的房间，那是他们满满的青春记忆！曾在军区文艺汇演中获得金奖的女高音歌唱家周玉萍，俯在自己的宿舍门前睹物思人，难抑泪水，她说，我刚到文工团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丫头，什么也不会做，是南望山这个大熔炉把我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文艺战士。已是知名舞蹈家的赵兰，拉着舞队的战友，在楼道里跳起了“北风吹”。歌队、乐队的老莫、天英、效武、阿来、张雄说，那时女兵住的楼层，我们从没上去过，不敢呀！阿来说，今天我要和每一位女神战友合个影，请批准！众美女战友们笑答：批准，批准。她们纷纷围拢在阿来身边，那真是一幅美不胜收的画面啊。

我有点兴奋地跟着“家属”来到她的宿舍。嗨，房间可不小。她说：“面积24平方米，我和陈杨姐两个人住。”“标准双人房啊，当年你们的条件太好了。”她说：“是啊，但住宿条件不重要，关键是和谁一起住。陈杨是我们文工团的金牌主持人，当年在各个部队文艺团体中都很有名气。她像我的大姐一样，处处关照爱护着我，她的优秀品质也影响着我也……”在南望山，我还有了意外的收获：1975年南海海战后，我军成功收复了西沙群岛。其后，前往西沙前线的不仅有著名作家浩然、著名军旅诗人张永枚，还有一支部队文艺工团——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。那是奉中央军委命令，代表解放军三总部赴西沙群岛慰问海军官兵。我从保存的照片上，看到了他们在海军炮艇上的合影：小武哥、阿来、查光宙、宋明华、史琳、邹巧玉，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飒爽英姿！还有一张老照片：文工团的女团员为海军战士缝补衣服，我清晰地看到了当年不到20岁的“家属”的身影，此时此刻，她就在我的身边。我想起家里那块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匾，一种“光荣”之感油然而生。我不禁自责：这感觉来得太迟了……

重返南望山，战友真可敬！乐队当年的首席大提琴手张雄，是坐着轮椅来参加战友聚会的，我看到总是抢着推他、照顾他的是腿脚也有点不利索的歌队的老莫。到了南望山，通过大家的追忆我才知道，部队文艺团的演员都是多面手，往往在一场演出中身兼数职。老莫、张雄就是在一次装台中遇到不测，两人都摔伤，张雄则落下了残疾。青春无悔！他们乐观地一路走来，成为我们这支战友团队的一道风景。

终于要和南望山说再见了，战友们脚步都有点沉。陈杨姐用她当年报幕员的嗓音大声催促：“赶紧上车喽！人家要送咱们，别让人家久等啊！”

啊，南望山部队的王副政委、刘干事，还有陪同我们的小战士们，已然整齐列队。我们的大客车开动的那一刻，他们齐刷刷地举手敬礼！

那是庄严的军礼！

（作者系《北京日报》高级编辑，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）



委员笔记

妈妈为我珍藏入伍通知书

张西南

妈妈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。

春上回家扫墓，同时着手整理妈妈的遗物。这是我一直不想触碰又必须做的一件事，因为那些熟悉的东西勾起的不仅是回忆，还有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有的一种伤痛。最让我触目生情的，是看见了那张久违了我的入伍通知书。在既往漫长的岁月里，常常连我自己都淡忘了，妈妈却把它当作宝贝一直珍藏在身边，承载了母亲对儿子最真挚和深沉的爱。

那是1970年12月31日，我从山东老家赶到川西坝子上的一个小县城。终于经过一番周折，走进了县武装部的办公室，一个带着浓厚北方口音的部领导对我说：“你是我们县今年办的最后一个兵了。”接着叫来一个手中提着一大串钥匙的年轻干部，带着我来到院子里一栋像是民居的老房子跟前，要我站在门口的长条桌前，他进到屋里打开灯，我才看清楚那是一个摆满了货架的库房。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小本子翻了翻，就从几个架子上分别抱来一大堆被装放在条桌上，头也不抬只管用笔在那个本子上写写画画，然后说了一句我想说却又不敢说的话：“你就在这儿穿上吧，不合适就换，出了这间房子就不好再换了。”面对眼前这些崭新的、还带着一股子仓储味的军装，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迫不及待地往里到外、从上到下把它们穿在了身上。

当我从武装部的院子里走出来的时候，电线杆子上的白炽灯泡已给县

精彩阅读：

如今妈妈走了，看到她为我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入伍通知书，想起她对我说过的那些话，心中充满感激又充满愧疚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妈妈把我的入伍通知书看得那么金贵、保存得那么完好，当成了我乃至家庭的一份财富，直到后来真正懂了妈妈的心，我才知道要倾其一生努力来珍惜这个荣誉。

城里的小街窄巷洒下了团团光影。我转身又向院子里瞅了一眼，那些低矮的老房子早已被夜色涂染得模糊了，唯有门口挂着的那块县武装部的牌子依然清晰。可那时的我对这个院子、这块牌子并没有太大感觉，反倒是对来往行人向我投来的一束束羡慕的目光感到有一些自豪，因为在那个年代能穿上这身军装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人生荣耀。我独自向城边上的长途汽车站走去，路灯变得稀少而更觉昏暗，想到此时父母还在“五七”干校，姐姐和三个弟弟天各一方，那个等着我回去的家异常的冷清……这时县城里的高音喇叭响起来了，播音员以高亢激昂的声音播报“两报一刊”元旦社论，开篇就是“伟大的70年



▲四川温江的冬季

边走边写

我的军人梦

孙高平

生子，加上爷爷去世早，奶奶是坚决不同意他参军的。一天夜里，父亲冒着风雪（1969年是二月征的兵）偷偷赶去乡里，执意要参军，结果抄近路时掉进了井里，好不容易抓住一棵草爬了上来，又连夜跑到县里。已是深夜时分，望着瑟瑟发抖的父亲，部队带兵的人被他的诚意打动，让他连夜换上了军装，就这样，父亲来不及向家人告别，从许昌坐火车匆匆来到了保定原三十八军，成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。当时部队生活条件艰苦，父亲先分配在防化连，当年在河北白洋淀拉练，由于天寒地冻，人不停地打哆嗦，父亲背上的枪走了火，差点出了危险，至今仍心有余悸。后来又进入汽车连当了汽车兵，开车走遍大江南北给部队运输物资，特别是冬天和夏天，如果碰上道路不好走，汽车抛锚，需要钻到汽车底下修车，夏天浑身湿透，冬天手脚冻烂。有时道路崎岖，翻山越岭，几十公里的路要走一天一夜，遇到土路，需要拿铁锹挖一截、走一截，别提多辛苦了，也就是那个时候父亲患上了支气管炎，长期吃药。部队的生活虽然锻炼了父亲坚毅的品格，但是部队的艰苦生活也在父亲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当然，父亲退伍后仍然以军人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为厂里尽心尽力，直至光荣退休。

母亲还说，父亲担心从小瘦弱的我不能适应部队的艰苦生活，给他这个老兵丢脸。母亲鼓励我说，

代第一年过去了”，这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句话，就像是在我心中点燃了一簇希望的小火苗，让我在寒夜中仿佛看到了一束光亮，想象着我的人生也许会随着新的一年翻开新的一页了。

我期盼中的这个新的人生，在离昆明市不远的一个叫吴家营的村子里拉开了序幕。这个小村庄就是当年我们部队新兵团的驻地，也是我的军旅人生起步的地方。在那里收到了妈妈写来的第一封家信，记得大约有三个意思：一是知道我已到部队，为我感到高兴；二是她和父亲就要离开干校重新分配工作；三是温江县武装部把我的入伍通知书寄到家里了，问我要不要寄到部队来。我那时不知道还有入伍通知书，一门心思只是盼望着早一天穿上新军装，在我当时的心目中没有什么能比军装更神圣的了，只要穿上了这身衣服，其他的都无所谓了。我连夜给父母回信，汇报新兵连的情况，顺便告诉他们入伍通知书就不要再往部队寄了。

转眼三年过去。1974年春节，我第一次穿着军装回家过年。与家人久别重逢，别提多高兴了，那是全家在特殊年代的第一次团圆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大年三十早上，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，一条关于自愿退学返乡的深度报道让我有些发懵，我那时不清楚这条“新闻”的背景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只是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担忧。我没敢告诉父母，不想因此破坏了家里过年的气氛。即使离家前的晚上，父母跟我谈话，也从头至尾没有提及那个退学退伍的报道。妈妈非常郑重地拿出了我的入伍通知书，要我仔细地看一看，并指着上面的文字对我说：“你是经地方政府和征兵办公室正式审批入伍的，你有入伍通知书放在家里，如果回部队遇到什么问题，就写信告诉我们，马上给你寄过去。”当兵三年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入伍通知书，随着时间流逝，我当时早已忘了它的存在。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，没想到看似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入伍通知书，却可能成为我命运的保护神，那一刻，我突然发觉这张印有毛主席“最高指示”的入伍通知书是如此宝贵、如此神圣。

回部队的心情是轻松的，我相信妈妈的话，我有“命运保护神”，前面的路不会再有阻碍。果然到部队不久，姐姐从她的部队传来消息，那场退学退伍的舆论风波已经平息下来。

通过这件事，我对军旅人生有了一些新的感悟：军人的荣誉不只是穿在身上的军装，更是一种崇高的精神，这种精神就好比是军人生命的魂。没有了这个“荣誉”，竟会有一种失魂落魄的感觉。好像到了这个时候，我才明白了妈妈的一些用心，懂得了要倍加珍惜这份代表着军人荣誉的入伍通知书。这段插曲过后，又一次吹响了我人生的冲锋号。就在这一年的岁尾年终，我荣立了三等功，还提升为干部。当家里收到部队寄去的立功喜报时，我也收到了妈妈的来信，字里行间洋溢着喜悦，希望我珍惜荣誉，一切从头开始。

在我参军的第十个年头，我最小的弟弟也应征入伍了。他到新兵连后写信给我，说他去的部队是空军驻西藏的雷达团。他还告诉我，离家前父母专门和他谈了话，父亲重提自己当年因患肺结核病，未能进藏而留下终身遗憾。妈妈则把我的入伍通知书、立功喜报拿出来，和小弟的入伍通知书摆在一起，要他向大哥学习当一个好兵。没想到，我的入伍通知书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档案，还成了家庭的一份“活教材”。我当即给小弟回信，嘱咐他不要辜负父母的期望，走好从军报国路。

后来我凡有工作变动，妈妈总会提起我的入伍通知书，要我像过去一样注意学习、踏实工作。父亲病故那年，妈妈专门把父亲自战争年代以来珍藏的勋章、奖章、纪念章和奖状、证书集中放在一个小箱子里，并对我们说，这些东西他们保存了一辈子，行军打仗的时候都背在身上，后来搬了好多次都没有弄丢，希望我们今后也要珍藏好。接着又拿出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，说里面放着我的入伍通知书和立功喜报，问我是带回北京还是留家里。我说：“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是妈妈珍藏着，还是放妈妈这儿好。”这时，妈妈便把牛皮纸大信封工整地放进了那个小箱子，只是表面淡淡说了一句：“希望你到啥时候都不要忘了！”

如今妈妈走了，看到她为我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入伍通知书，想起她对我说过的那些话，心中充满感激又充满愧疚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妈妈把我的入伍通知书看得那么金贵、保存得那么完好，当成了我乃至家庭的一份财富，直到后来真正懂了妈妈的心，我才知道要倾其一生努力来珍惜这个荣誉。离家的那个晚上，我久久的守候在妈妈的遗像前，默默地在心里对你说，您一直惦记着我的入伍通知书已经永远淡忘了！

（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）

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如果考上了大学，同样也可以为国家作贡献，脚下的路有千万条呢。

后来，同村的同学穿上崭新的军装走进了绿色军营，我背起书包，重新走进高中开启复读生活，再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就业成家。

我虽然没有能实现我参军的理想，但是我几十年来始终对军人心存敬重，从内心深处向往军营生活，也时时向父亲看齐，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已，在自己岗位上努力工作。

（作者系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政协副主席）



华夏